

【窗下思潮】
□钟倩

重读的乐趣



“比阅读更好的事，那就是重读。”博尔赫斯的这句箴言，我深信不疑。卡尔维诺将重读的乐趣称为“活泼的快板”，他认为：“一本书令我们着迷的原因，是由许多无法估量的元素所组成的，当然即便今日我再翻开，就像我在曾经保持不同品位与期待的不同时期重读这本书，它蕴含的力量会立刻将我抓住，也就是活泼的快板。”他还说：“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，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，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”，因为“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。”重读，是靠近语言的内核，每一次的进入都是全新的勘探，在文字的褶皱与思想的深处撷取精神的钙质，有利于吸收与消化。

美国著名作家苏珊·桑塔格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：“我必须重读，阅读往往先于写作，很难想象毋须重读的写作。”她用个人经历告诉读者，“有些书是必要的，当你读它们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还会重读，也许不止重读一次，还有比这样一种意识更伟大的特权吗？也即意识到被文学拓展、充满、指引。”

捧起已经读过或是读过多次的书籍，泛着光阴的味道，沾着温暖的手泽，再次走进，细细品味；伴随岁月的打磨与阅历的沉淀，有些新的体悟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，在心头冲撞出一片蔚蓝与明朗，使人顿悟出很多道理，走向成熟与豁达。这个过程，是极其美妙的，也是无比满足的——如果说初读或粗读是确立你自己，那么重读就是“认识你自己”，成就智慧而坚强的人生。

重读，是心灵的叩问。第一次读史铁生的《病隙碎笔》《我与地坛》，我正处于病中，被病痛蹂躏，整个世界都变得黯淡无光，对此，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，“生病的经验就是一步步懂得满足”，“命运并不受贿，唯信心者能逆风而行”，等等。后来，我从病痛与黑暗中慢慢走出来，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。一次，我去某大学做演讲，临走时一男生塞给我一沓信纸，是他手抄的周国平先生的《智慧和信仰——读史铁生〈病隙碎笔〉》。我大为感动，回来后找出史铁生的书，认真重读，初读获得精神安慰，再读丰润浮躁心灵，也是生命的叩问，他的“写作之夜”，他的“扶轮问路”，都是勇敢直面人生困境，包括精神困境，即一个人的孤独、欲望带来的痛苦，和对死亡的恐惧。而残疾、病痛都是让他从目的转向过程，“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，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着过程的美丽与悲壮。”过程，决定着生命的厚度，跌宕着人世的悲欢，如泰戈尔的诗句“天空没有鸟的痕迹，但我已飞过。”

重读，是人性的掘进。记得以色列作家阿摩司·奥兹袒露过，在他绝望的时候，是舍伍德·安德森使他睁开了眼睛，即《小城畸人》。“我猛然意识到，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，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旋转，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：你身在哪里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。”看到这些后，引发了我的共鸣，便重读了《小城畸人》，读出了从未有过的尊严与悲悯，确切地说是隐匿在内心深处又如影相随的孤独感、被忽略感与价值认同，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身上，窥见芸芸众生的精神困惑与心灵迷障。由此推之，我从图书馆捧回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《城堡》，契诃夫的《变色龙》《套中人》，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，还有威廉·戈尔丁的《蝇王》，艾特玛托夫的《白轮船》，这些书籍过去都读过，但是，重读起来依然耳目一新，或讽刺，或映射，或隐喻，于文字构筑的世界中看到人性的光芒，继而认识到社会的面目与真实的人生，拥有通透的理解。

重读，还是精神的洗礼。精神的洗礼，体现在海量的阅读中，尤其是那些经过时间冲刷的古书，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寻梦》等等，散发着历史的光泽，迤逦出古典的心跳。其中，《红楼梦》，是我每年必重读的书籍，每次重温都会拥有“珍贵噬人的愉悦”，像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的感受，“当你乞求它不要离开/古书却一直摇着它们羊皮纸做的脑袋。”从上中学时的囫囵吞枣，到后来的渐渐入迷，再到今日的精读。

以第七回的“冷香丸”为例，宝钗生病，管家来访问起，她道出“海上仙方”冷香丸的来历，大生兴趣。此药方材料为“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，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，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，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”，要想收齐雨露霜雪，着实不易，“倘或雨水这日不下雨，可又怎么着呢”；花蕊入药皆是凉性，用一个词说便是“冷艳”，隐喻着宝钗的性格，雨露霜雪、春夏秋冬，也映射出家族兴衰、人物荣辱，契合大主题。近日，重读这段，我又有了新的体

悟：冷香丸是为宝钗的“私人药方”，专治热毒，其实这何尝不是治疗芸芸众生“热症”的药方？所谓“热症”，不过是金钱、贪欲、名利等“身外之物”。由此读出了曹雪芹先生的悲悯情怀与人性关怀。

鲁迅先生说过：“悲凉之雾，遍被华林。”繁华背后，几多沧桑，元春省亲那一段，看得我十分心痛。元春代表春天，也象征着整个贾家的盛衰，而“大观园”的设置，最初只觉得看个热闹，伴随年龄的增长，我愈发懂得这是心灵花园，为里面的人物提供一个尽情歌哭的承载空间，用蒋勋先生的话说，“一个私密自我的青春王国”，所以它不是随便能复建出来的，但它的生命力永存。唯有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次次重读，才会获得启示与勇气，直面生活的琐细与生命的虚无。

重读，使我最受益的一点是学会独处，独立思考。不仅对文学创作与学习深造大有裨益，最重要的是陶冶心性，培养淡泊的态度。我在重读原著的过程中，读出生命的滋味，读出世间的悲欢，读出灵魂的温度。当阅读成为我的生活方式，当重读成为我的生活态度，在遇到挫败、遭遇困境时，将拥有足够的定力与坚韧的精神从容应对，凡事向内求索，不再作茧自缚。以读木心为例，看过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《我纷纷的情欲》，又读了《文学回忆录》，置于床头，睡前重温，爱不释手。然而，一年，两年，反复重读，我慢慢走进木心的内心世界，真正理解他传授的经验。“我三四十岁，五十岁，都读过伍尔芙，六十多岁时，看懂了。我今天讲的，你们可以在六十几岁时读。”他的一生，都在重读，“有时，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”，而我，也在重读，在重读木心的经历中，我联想到从苦难到辉煌的伟大境界；从汉语的传承到文学的坚守，从善美的追求到人性的勘探。

每重读一次，书就变化一次，而我们自己也与从前有所不同，这就是重读的乐趣，亦是重读的魅力：最忆书香沁心房，细数流年梦沧桑；重读生活乐趣多，人生赶路不慌张。

【岁月留痕】
□王舒淇

忆爷爷

爷爷的长相是很平凡的，跟浓眉大眼的奶奶站在一起，甚至有些丑陋。他那黝黑黝黑的皮肤也容易给人留下勤劳的印象。

爷爷总是起得很早。在爷爷看来，起得早些，干活有力量。他甚至将早起和有出息联系在一起，以至于妹妹如果起晚了，就会被爷爷粗暴地拽起来。每每这时，妹妹会吓得低下头。爷爷瞪着双眼，看着小心洗脸的妹妹，眼睛像牛眼一样，额头上有了青筋，样子像极了庙里的天王。奶奶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走到床边，轻轻摇醒还在熟睡的我。

爷爷不发脾气的时候，就开着那坐垫都破烂不堪的拖拉机，“突突突”地喷着黑烟，拉着我和妹妹进城去，大包小包的买回家。到家后，爷爷便在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，鸡肉、土豆、白菜一股脑倒进锅里，不一会儿，香味就拱进我和妹妹的鼻腔。

爷爷喝醉酒的样子最不讨人喜欢。奶奶讨厌爷爷喝酒，怕引发脑血栓，

可他总是不听劝，去别人家喝完酒，一步一晃地回到家，把门踹得震天响，进门来又开始谈天阔地，手摆来摆去，说到高兴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咧开嘴憨厚地笑，然后扑倒在床上，呼噜声吵得别人难以入睡。每次奶奶都会数落爷爷，絮絮叨叨个不停。爷爷总是温顺地低下头，一言不发，时不时点下头，表示对奶奶责备的赞同。奶奶走后，爷爷便会看向我，“你奶奶还是很心疼我的”。笑得天真，像个孩子。

那天爷爷又去喝酒了。

爷爷这次敲门声出奇地小，奶奶穿上薄衫，一边抱怨一边向外走，爷爷摇摇晃晃地走进门，腮红得好像瓷娃娃，身上全是土，脸上的皱纹里也浸满了土，看着奶奶，“终于到家了”。爷爷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妹妹被突如其来地响声吓醒，躲在我的身后，抱着我。奶奶抖着手打电话。我坐在床上，看着爷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眼睛紧闭着。救护车的红光和蓝光在漆黑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。

我看着病床上的爷爷，脸颊因为高热烧得通红。不似我想象的一般，爷爷身上没有插满管子，只有心电监护仪贴在身上。爷爷的呼吸极其微弱，几乎看不到他胸前的起起伏伏。我看向一旁的医生，“我爷爷是不是很快就要出院了？”医生走出门，摇了摇头，把呆坐在地上、眼睛空洞、满脸都是泪痕的奶奶搀起来。

“明天下午我让你陈叔叔去接你，穿黑裤子，白色的帆布鞋。”妈妈哑着嗓子嘱咐我一件又一件，我小声应着，好像猜到了什么。

奶奶家门口放着白纸做的马，院子中间爷爷给我们做饭的大锅被放到了一边。白色的花扎得我眼疼。

爷爷走的那天，院子里穿着白衣的爸爸和叔叔不知哭了几十遍，奶奶躺在床上，几次哭得休克，后又呆滞地看着窗外，像没有意识的植物人。我抱着妹妹坐在厨房里，妹妹的眼泪落下来打在我的手上，在我那沾满泥土的手上划了一道痕。

扫描二维码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【大地风情】

垂杨风影

□张期鹏

一个地方，倘能让人记住，一定有它的特殊之处。或风景，或人物，或永难湮灭的遗迹，或流传久远的故事……这些，都会构成许多非同一般的传奇。

垂杨，便是这样一个地方。但在陌生人眼里，它又实在太普通不过了：一个小村，百多户人家，都是平凡的民居和平常的街巷。它就那么静静地居于莱芜北部新城的一隅，好像村东河边随处生长的垂柳一样，默默地面对大地长空，悄然迎接一年四季。

如若时光倒流两千多年，我们穿越无数的历史烟云，深情回望中华大地上那个诞生了诸多思想巨人和伟大思想的时代，就会慢慢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神奇和不凡。这是孔子曾经到过的地方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这里，是孔子当年求学问礼的生动课堂。

史载，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齐国，回国途中其长子病死。因路途遥远难以归葬，只好沿途择地葬之。当时尚且年轻的孔丘听说后，即不辞辛苦跋涉数百里前来观看、学习吴国葬礼，并且留下了“延陵季子之于礼也，其合矣乎”的感叹。只可惜，这段夫子重礼践学的佳话，因岁月漫漫，遗迹不存，后人只能怅惘空怀了。直到明代隆庆四年（1570），江西临川人傅国璧任莱芜县令，深为孔子观礼之事湮没无考可惜，于是费心搜集古籍旧志记载，四处请教有学问有研究的长者，最终查明当年孔子观礼之处即在垂杨一带。为彰显先贤圣迹，续延莱芜文脉，他又在此地构房筑屋，建成了莱芜历史上著名的“垂杨书院”（亦称“观礼书院”）。同时，竖“孔子观礼处”碑、作《观礼书院记》以为纪念。

傅国璧在《观礼书院记》中说，书院建成之后，远近学子纷纷前来，“争欲从观礼处诵习圣贤之书，以助化成天下之志”，可谓学风文气盛极一时。如今，四百四十多年时光倏忽而过，那方历尽风雨剥蚀和某些时代文化戕害的石碑仍在，让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古韵悠悠、文风徐徐。它让人们回首历史，神往先贤；让人们似乎看到了灵魂的源头，思想的来处。它像细细抚过柳枝的轻风一样，从远古吹来，向未来拂去，岁岁年年，生生不息。

据说，“孔子观礼处”碑的对面，就是当年“垂杨书院”的旧址。虽然原有的建筑几经岁月轮回，早已风流不再，但站在遗址门前，思绪依然牵扯不住地往前、往前、再往前延伸，耳边仿佛回旋起古老悠远的弦歌之声，空气中也缭绕着似浓似淡、若有若无的书香、纸香和墨香。这一切与垂杨的风影交织、融合在一起，浸润了莱芜的山川草木，让这方土地慢慢变得宽厚、博大、深邃起来了。

于是，在这垂杨风影之中，我看到了明清两朝从莱芜大地上走出的近三十位进士的身影。他们或政绩卓著，或文采斐然，或为国捐躯，或执教乡里，成为莱芜数百年间的光荣和骄傲。历史的神奇之处还在于，在“垂杨书院”建成之前，莱芜进士仅有一人而已。

于是，在这垂杨风影之中，我看到了堪称“莱芜现代三贤”的著名散文家吴伯箫、著名历史学家王毓铨、著名诗人吕剑的身影。他们都用自己的出众才华，让莱芜文化的灿烂火花在中华文化的天空中一次次绽放，让莱芜不“芜”成为现实，让每一个莱芜人都充满了文化的信心和底气。在这垂杨风影之中，我更看到了新时代的莱芜学子，正源源不断地走出莱芜，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，成为各行各业的骄子、栋梁，让莱芜的文脉长续，并且不断为这个世界奉献精彩和神奇。文脉千年，就像插入泥土的柳枝一样，扎根于大地，不断地分生，旺盛地生长。

垂杨小村，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那里；“孔子观礼处”石碑，就那么静静地矗立在那里。但在这土地上的杨柳，似乎总有那么一点不同寻常的风姿。